

北洋兵戈

董尧 著

北洋兵戈

四

北洋渔翁徐世昌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北洋渔翁徐世昌

董尧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洋渔翁徐世昌 / 董尧著.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2.4

(北洋兵戈)

ISBN 7-5005-5714-0

I. 北... II. 董... III. 徐世昌 (1855~1939) —
传记 IV. K8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24438 号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URL: <http://www.cfeph.com>

E-mail: cfeph@drc.gov.cn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北京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政编码: 100036

发行处电话: (010)88190406 财经书店电话: (010)64033436

湖北南财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电话: (027)88391585 88391589

北京市华英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32 开 115.375 印张 2791 千字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册 定价(全十册): 195.00 元

ISBN 7-5005-5714-0/K·0026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南财公司负责调换)

徜徉于奸雄与英雄之间

——《北洋兵戈》序

田秉锸

十卷本系列纪实文学《北洋兵戈》是董尧先生的有谓之作。为十人立传，耗二十年功，积三百万言，先生大可无憾矣。丹青施于天地，臧否贯乎古今，物议何如，不必理它，做成了一件自我选择的事，总是痛快淋漓的。

名为“纪实文学”，“史传”的色彩毕竟浓烈。故《北洋兵戈》既可视作小说家言，亦可作史读、作野史读、作闲史读、作逸史读、作奸雄史读、作英雄史读……无意间，董尧先生又做了一回太史公，幸甚！幸甚！

这太史公很难做。一难，相隔时距太短，历史的混沌尚未沉淀出水清沙白的了然；二难，主流偏见太重，武断的谏议依然左右着官方民间的口舌。你写，你写什么？你凭什么写？好在，董尧先生早在写作的中途，即已脱离了鱼贯相随的精神队列，借“离休”之机，完成了他无职无位的平民回归。每每相聚，杯酒畅言，董尧先生无不慨然于精神之自由、笔之自由得来不易。常聚常饮，常饮常醉，常醉而常清明，醉眼中回望二十年心路，《北洋兵戈》只能是一个平民文化人历史思索后的个人话语。

目下流行的中国近、现代史，将公元1912年至公元1928年间的中华民国史定性为“军阀政府”背景下的“军阀割据”与“军阀混战”是不很恰当的。如果多一点历史的权衡，我们自会承认，中国

民主革命的先驱们当年的理想，辛亥之后九十年尚未完全成就，谁又有权利气壮如牛地将中华民国最初的十六年描成污团？中国，至今依然还处在转型期。转型期的不确定因素极多，所以这期间多无验之成效的思维定式、行为定式或权力定式。中华民国初期的大局波荡，这也是武人、文人、能人、坏人一逞其志的诱因。

《北洋兵戈》纪实文学的传主共十人，不论于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大抵皆为否定对象。董尧先生为这些历史人物立传，无异于公开了一种有别于政治审判的文化评判立场。这是需要胆气的。

粗览《北洋兵戈》，我知道董尧先生的文化评判还包含了更多的历史理解和人文宽容。因为，他追踪的是历史的人迹，并由此探寻历史的人心、人情或人智；转换为文字，《北洋兵戈》自然也成为一份迟到的关于中华民国初期风云人物的奋斗、发达、寂灭的记录。何必要分什么反与正呢？那是戏台的演出之需。生活中，没有人来得及丈量人性，匆匆过客，抓住了所求，又纷纷抛弃了所得。

我钦佩董尧先生的写作毅力。我更钦佩他对十位传主的人性、人格所作的历史开掘。辩帅张勋，何其“反动”耳！但他的政治忠诚所折射出的人格坚定，正是他之后纷纭政坛上消磨最甚的良知良能。他如吴佩孚、段琪瑞、张作霖诸公，在爱国守节的层面上，也是没有污点的。

因为资料所限，《北洋兵戈》一书目前还做不到“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大略如此，皂白仿佛，作者与读者，基本可以无憾也。是为序。万千言又在序外。

2001年6月16日



作者简介

董尧，1931年12月出生，安徽省萧县人，1949年9月参加革命，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副编审。曾出版长篇小说、散文集、长篇报告文学、中篇小说集等专著共12部；穷20年心血，完成《北洋兵戈》10卷。



目 录

第一章	从翰林院走进练兵场	(1)
第二章	去西京向朝廷献忠心	(15)
第三章	他成了东北王	(29)
第四章	借助老美压日俄	(42)
第五章	袁世凯到河南养病去了	(56)
第六章	奴才才是真正的才	(70)
第七章	武昌掀起了革命风景	(83)
第八章	南方北方还是以和为贵	(97)
第九章	到青岛闲蹲去了	(111)
第十章	云雾中就任国务卿	(124)
第十一章	皇帝宰相都是短命鬼	(137)
第十二章	他要做和平鸽	(150)
第十三章	渔翁总统	(164)
第十四章	站在高山唱和平	(177)
第十五章	徐世昌也能当博士	(191)
第十六章	他不该引奉军入关	(205)
第十七章	玩火的人常常自焚	(218)
第十八章	总统也不是好当的	(232)
第十九章	还是到山野林泉中去吧	(247)
第二十章	他还有中国人的良心	(260)
尾声		(274)
后记		(279)

第一章

从翰林院走进练兵场

清,光绪二十年,乙未,秋。

北京。

接连几日的风沙弥漫,街巷、房舍、树木都被蒙裹在黄澄澄、浑浊浊的雾帐之中。行人显见得少了;穿梭在街巷里的黄包车,敲打着清脆的铃声,匆匆隐现;天空没有飞鸟,风不时地发出哨音……

“讨厌的秋天!”有人这样诅咒。

秋天弥漫的风沙,给翰林院蒙上一层阴沉,使得这座古老的深宅大院一派冷清。已经做了九年编修的徐世昌,大约是受着天气的影响,整日整日地没精打彩,连那高大的身躯也萎缩低矮了,脸膛消瘦了,眼睛失了神,人仿佛也老了——他,才刚刚 41 岁呀,风华正茂!

早饭之后,徐世昌想出去办点事,他把官服也规矩认真地穿上了。平时他多不穿官服,编修只领着七品,七品官在京城中算什官呢,跟一个守门的家人差不多,但又缺乏守门人的威严。可是,望着室外浑浑浊浊的天气,他索性把门闭起来,不出去了。他坐在桌子旁,想静下心来办点别的事,但思绪却乱了,乱得不知办什么才好?他有点嗔怪自己:“‘四十而不惑’,我这是怎么啦?”

昨天也是早饭后这个时候,翰林院掌院学士李鸿藻把他叫了去。徐世昌还以为有好事情向他宣布呢——李鸿藻是他的恩师,

他跟着他已经九年了。领着编修头衔九年的人，怎么说也该提拔提拔、换换纱帽了，老领着七品的衔么，多难为情。日前有人传话给他，说国子监祭酒，他的另一位老师，也是掌院学士的朋友王懿荣在李鸿藻面前说了徐世昌很多好话，认定他是“后起之秀”。凭着那张老脸，李鸿藻还不得给点面子？谁知徐世昌见了李鸿藻之后，这个满面皱纹、胡子斑白的瘦小老头竟冷着脸膛，半天才慢条斯理地说：“世昌呀，我这个人懒得说话，你在我身边这多年，很少谈心。有几句话我想了好多日子，觉得还是该说。”

“请老师指教，学生虚心聆听。”徐世昌鞠了个躬。

“咱们翰林院，可是个人才荟萃的地方，”李鸿藻脸膛十分严肃，仿佛是对一个刚刚入院的学子在开导。“言谈举止，都轻率马虎不得，切切记住，万万不可虚矫过人！这是做人的本分。你要记在心上，去吧。”

徐世昌答应着，退了出来。

人退出来了，心事也跟着来了，徐世昌紧紧地锁起眉头，反复地沉思：“让我记住‘虚矫过人’，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我虚矫过人了？”徐世昌是进士及第而后入翰林院的，“虚矫过人”这话的份量他是明白的，出自掌院学士之口，那用意他更明白。思索再三，他心沉了：“我的顶头上司、恩师如此评价我，我的前程暗淡了！”

徐世昌是个有心计、有抱负的人，28岁他同弟弟世光一起到北京应壬午乡试的，据说就有一位神人预告他，将来“光大”徐氏门庭，就靠他“昌”了。是的，徐家门庭是该光大了，高祖时便是河南知县，曾祖廉锸是进士、湖南知县，祖父思穆是河南中河通判，称得上历代书香门第、官宦之家。只是到了父亲嘉贤这一辈家道中落。嘉贤虽也随父抢渡黄河，与太平军激战，且单骑入太平军营中侦察军情，很得上司赏识，但天不假年，25岁便病死了。那时候，徐世昌才7岁，他的弟弟世光只有5岁，寡母刘氏守着小兄弟俩在开封

的双龙巷苦渡日月。这样的家庭，多么该光大呀！可是，中了进士之后，竟在编修这把冷板凳上坐了九年，徐世昌实在感到了仕途的艰辛。

编修不仅官小，俸禄也少。京城中，莫说朋友应酬，连吃饭也觉得紧紧巴巴。“咳，我这是做的什么京官呀！”想到自身的贫寒，自然想到一年三节对老师的孝敬。那时的时尚，三节之中学生都要对恩师送厚礼，以谢其教诲，从而，也是请求老师提携。徐世昌没有厚礼，他至多封上二两银子送给老师。莫说动老师的心了，连他自己也觉赧颜。可又有什么办法呢？

徐世昌闷坐有时，忽然想起了两位叔父。“好，给他们写信，要他们帮我降格外调，去任地方州县官吧。”于是，他展纸提笔，写起信来。

——徐世昌有两位堂叔，一名嘉禾，现在湖北省任钟祥县知县，一名嘉霖，现在江西省任德安县知县。论才智，这两位堂叔远不如世昌聪颖；论功名，也在世昌之下。做县官，实在勉为其难。可是，他们却日子过得十分宽裕，买田产、造房屋，几年工夫，便都成了一方旺族。同是七品，却天壤之别，世昌真羡慕他们。所以，他也想外放州县，纱帽虽不显，财源却十分茂盛。正应了那句俚语，“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徐世昌想先捞一把银子，然后，拿着厚礼去找门子，“这也是一条官道，会通达一些。”

人都是有理想的，向高处走是天性。高处很广阔。但归根起来，大不过名利两项。徐世昌在“名”上失意，自然转而向利。他想外放，有知府干着，三年也会有十万雪花银。有十万雪花银了，一年三节再去老师家，就不是寒寒砣砣地只带二两银子。这样，老师不会再冷着脸膛让他“不可虚矫过人”。徐世昌小时候读圣人之书时，只知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九年编修，他猛然长了知识，明白了“钱能通神”、“有钱能使鬼推磨”的道理。他转了

一个向，把“升官发财”换成了“发财升官”。

清朝京官外放，是一件易如反掌的事情，只要你乐意，任选一个地点，都可以如愿。徐世昌征求两位堂叔的意见，也只是一种地区的选择。既然降格外放了，总得找一个民风良好、物产富庶之地，刮地皮也得地皮厚。贫瘠如纸的地方无油水，民风险恶的地方会惹祸，他是不能去那些地方的。徐世昌盼着堂叔能在这两方面为他帮一把，为他指点通途。

不久，钟祥、德安先后有信到来，徐世昌不胜之喜，以为从此时来运转，出头有日。

可是，他的两位叔父异口同声地不让他外放，说那是官场上的一条“逆道”，“编修虽是较小的京官，但接近上游，较州县地方官容易升迁，前途远大”；两个叔父一再函嘱他：“安心待时，生活困难可以酌予补助。”

一盆冷水，从头浇下。捧着两个叔父的来信，徐世昌皱起眉头……

徐世昌又拨起了另一个算盘，他觉得叔父的话有道理：“外放降格，就像顺水行舟，可以一泻千里；但从千里之外逆水上来，却是步步艰难呀！中国有多少州县，州县官有几人能够升到京中的？”这么一想，他竟出了一身冷汗，“几乎成了憾事！”他收藏好叔父的来信，深深地呼出积在胸中多日的郁闷，从静寂的房中走出来，走到院中；然后又从院中走向小巷，走向大街。

风停了。

沙消了。

蓝天一片，白云浮游，北京又呈现出繁华和壮观。

翰林院，唐代初置，本来是内廷供奉各类文学艺术侍从官之处。到了清代，翰林院便成为编修国史，记载皇帝言行的起居注，

进讲经史以及草拟有关典章礼法的一个衙门,其长官为掌院学士,也就是现在的李鸿藻。掌院学士以下有侍读学士,侍读、侍讲、修撰、编修、检讨和庶吉士,这些人统称翰林;官衔称南书房翰林。徐世昌是翰林院里的编修,算是掌院学士以下五等的官员,虽然出身一甲二三名进士,但别人也不低,何况他只负责着编纂记述之类的一小部分工作,并无实职,充其量算个等官的官。徐世昌不想降格外放了,安心在翰林院坐着冷板凳等机会,可却又无事可做,便不免想一些别的门路。结果探听到京郊定兴县有一位现任江苏巡抚的鹿姓大户人家,拟聘塾师课两个幼小儿子,聘资尚丰,徐世昌便以翰林之显赫招牌前往应聘,不仅甚受鹿氏崇敬,酬谢亦相当可观。徐世昌不必求叔父补助了,且有了安身处,不久把家眷也迁往定兴,算是有了稳定生活。

1896年(丙申),徐世昌的母亲刘氏在河南开封病逝。旧时病丧制度,父母歿,儿子和承重孙(长房长孙)要谢绝人事,解除官职,守孝在家二十七个月。徐世昌只好离开北京,回河南守制。

——母亲仙逝了,徐世昌万分悲痛,归葬途中,悲泪忆起往事,痛不欲生。

母亲是清季桐城派古文家刘大魁的后代,知书达理,心胸开阔,可惜20岁刚过便寡居守节,和公婆一起在开封城内双龙巷教养两个幼子,但却十分严格,盼望儿子成人成才。世昌、世光蒙童时,母亲便是老师。刘氏教子每至深夜。世昌总忘不了母亲的严慈,最令他记心的一件事是吃糕。

那是父亲去世不久,家境日渐困难。刘氏省吃俭用,尽心照顾孩子。一天,世昌、世光读书饿了,向母亲要吃的。母亲便从厨中拿出三块糕放在儿子面前,有意试探一下儿子们的心地。结果,世昌先伸手拿了两块,世光一见糕只剩一块了,素性抱头大哭大闹起来。

刘氏见两个儿子为糕相争，勃然大怒，说：“你们从小就兄不友，弟不恭，长大了怎么办呢？”说着，从儿子手中夺回糕掷在地上。“谁也不许吃，都跪下好好想想。”

兄弟俩瞪着眼睛跪在地上。好久，世昌才开口。“娘，是我错了，我不该先拿两块糕。你饶了弟弟吧，只罚我自跪好了。”

刘氏这才收了气，让两个儿子站起来，重新为他们准备了糕点。从此之后，兄弟二人再不敢争食、争东西。

离开官场，守制在家，徐世昌到觉得轻松了，每日除看看书外，便是静心回忆自己走过的四十年人生路，尤其是十年的官场路。徐世昌是光绪八年(1882)壬午科北京乡试中举的，四年后，光绪十二年(1886)丙戌科中进士，入翰林院，三年考满，授职编修。屈指算算，官场生涯可不是十年有余了。当初，徐世昌和所有的学子一样，诚心把自己十年寒窗所学的本领都“货与帝王家”；进入翰林院，他觉得报效有门了，便拼着能耐，想干出点业绩，自然，也梦寐着飞黄腾达。可是，凭着那满腹才华，凭着那一腔热忱，梦也不曾梦见会在冷板凳上一坐便是九年！“人生苦短，有几个九年岁月容得虚度呢？”人，别的本领也许各有长短，但在回望自己走过的道路时，那种敏锐程度却大体上是相一的。怎样渡过的难关，怎样摔倒的？祸兮福兮，总会明明白白。在离开纷乱的官场，在守制于清静老屋里，徐世昌平心静气，给自己官场上的每一步作出鉴定和评论，他从浑浊中走向清白，从自信中走向悔恨，从冷板凳上去体味“冷板凳”的甘苦。他忽然明白了，在官场上混迹，并不完全凭着本领，或可说根本就不是凭着本领，凭的是靠山，凭的是人缘，凭的是有机遇。“若有一群人抬举你，若你的顶头上司器重你，或你上司的上司青睐你，你准会青云直上，而且会连连升级；若没有这些，哪怕你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你去坐你的冷板凳好了。”

徐世昌叹息了，“靠山是那么容易找的吗？祖宗没有给留下根基，自己又失于此招，靠谁呢？”进士及第之后，徐世昌曾经拜过两个人为师，一个是翰林院掌院学士李鸿藻，一个是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张之万。可是，除了师生关系之外，却只有一年三节二两薄银的节礼，而且在学问上徐世昌还常常流露出一自傲。张之万是个没有把徐世昌放在心上的人，顶个“师”名而已，李鸿藻早已态度明朗，要他不可“虚矫过人”，他们谁也不会成为他上青云的阶梯。徐世昌感到自己的前程暗淡了。“哀！高攀无门，安于现状吧！”

可是，他又有些儿不甘心。

人的自安是有限度、有条件的，这其间还有个相比。徐世昌心不甘的是，许多同年都高升了，有的人能耐比他差得明显，也高升了；查查翰林院的历史，几乎没有一个翰林能坐九年的冷板凳。他心里极不平衡，他还是想找个高枝攀缘。于是，他在他的“关系网”上，梳头发似的一遍又一遍地梳找。他终于找到一个可攀的人物——袁世凯！“好，袁慰庭是我开裆裤时的朋友，他会助我一臂的。回京后去找他。”

.....

袁世凯，河南项城人，幼年随从叔父袁保恒（在河南开封任帮办赈务）寄居开封城内，与徐世昌家邻近。徐世昌比袁世凯大四岁，相处甚得，为总角之交。袁保恒在开封病故之后，袁世凯便回到项城。袁世凯是个读书不上进、文章做得不好的人，但却很会活动，竟在地方联合一些读书人，组织起一个文社，终日谈文说法，颇有些影响。此时，徐世昌已在淮宁县署里做了塾师，听到童年朋友做了文社社长，便专程去访。二人再次见面，畅谈十分投机，尤其对于反对八股文，所见完全一致。不久，徐世昌要进京乡试，袁世凯得悉他盘费不足，还资助了他一些钱。

袁世凯在乡里两次应“童子试”，都没有考中，盛怒之下，把自

己的诗文全烧了。科考袁世凯是没有希望了,为了谋取一个进身之阶,不得不走花钱买功名的路,想捐个官。于是,生母刘氏、嗣母牛氏把各自的私房钱全拿出来,让他去京谋干。谁知袁世凯一到北京,一味地讲吃、讲玩、讲穿,又被卷入赌场,买官的钱全被花天酒地挥霍一光。这时候,徐世昌已经中了进士,二人京城相遇,世凯又处走投无路,世昌虽坐着冷板凳,毕竟是官场上人物,有固定的薪奉。于是,便慷慨解囊,厚厚地资助了他一把,才使袁世凯回到项城……

十年河东转河西,徐世昌在翰林院坐冷板凳的时候,袁世凯竟然官运亨通,现在已经接管了定武军,并且奉旨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建陆军。徐世昌想:“我何不去找袁世凯,从‘武’这条道上寻个门路发达。”

守制一毕,徐世昌便到天津去找袁世凯。

袁世凯见了老友,自然谈不完的离别情,并且又说了一串支助的感激话,徐世昌仍然以老大哥的语气说:“慰庭,支助的话就别提了,当初不是你支助我盘费,我怎能到了北京?到不了北京,参加不了会试,今天这个功名又何能谈起?”又说:“朋友自应相互帮助,怎能说感激不感激的话呢?而今,我虽然在京中多年了,也是需要朋友帮助的。”

投奔了淮军之后,袁世凯便行迹无定了,中间还在朝鲜过了几年,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回国之后便忙着接管军队,又受命编练新军。虽然知道徐世昌在翰林院走动,却不曾见面。后来,听河南老乡说,徐世昌在翰林院不得志,一直坐着冷板凳,倒也想瞅个空儿把他劝出来。现在,徐世昌找上门来了,言谈之中又流露出“需要朋友帮助”的心情,便明白“他也想换个高枝攀攀”。于是,便亲亲热热地说:“菊人兄(徐世昌字卜五,号菊人,又号弢斋),不是我扯

你的腿，翰林院那个椅子，我劝你还是别坐了吧，另找个去处。”

徐世昌只想找个靠山，是不是出翰林院，却是没有去想。袁世凯开门见山让他走出翰林院，他心里一慌，不知如何是好？望着他这个犹豫不决的神态，袁世凯又说：“菊人兄，仕途不光是从科第起步，我没有功名，连捐的功名也没有，我不是照样在仕途上腾达么。什么问题呢？就是形势。现在的世界，是战争的世界，一场出生入死，相抵于十年寒窗，甚至超过十年寒窗。菊人兄丢下文章吧，和我一道来练军。走武这一条道，去发展自己。”

袁世凯说得振振有词，徐世昌听得津津有味，就像当年袁世凯在项城老家办文社，反对八股文章那样，徐世昌觉得他说得“有理”，见解十分新鲜；再加上他自己的升腾又是个活典型，使徐世昌更加信服。不过，他还是实事求是地说：“慰庭，你的意见无疑是对的。朝中大臣也有未通过科考上来的；考取进来的人士，也并非个个才华超人。我相信还有个机遇，是不是还可以说叫运气？话又得往实处说了，我弃文倒容易，不到翰林院就完了；但从武怎么从？让我跟你去练新军，我能干什么呀？”徐世昌感到军中没有他的位置，军中的位置他干不了。

袁世凯笑了。“这你就有点儿书呆子气了。凭着你的满腹才华，还有干不好的事？”

徐世昌莫可奈何地冷笑。

袁世凯又说：“只要你老兄放下架子，别骂我轻文重武，别说我降了你的身价，我这练兵处有你干的事。”

袁世凯小站练新军的时候，国中还是流行着浓浓的“重文轻武”气氛，徐世昌随袁世凯练新军，等于弃文从武，思想上还没有转过弯子来。所以，袁世凯谈得极兴致时，他还是冷笑。笑了一阵，才问：“你说说看，要我干些什么？”

袁世凯倒是被问愣住了。“是的，徐菊人毕竟是进士出身，是